

記十力先生二三事

● 王元化

我於1979年始悉十力先生在1968年5月2日逝世，當即撰寫一文，並將過去十力先生惠我的一封短簡複製，投寄香港《大公報》。這篇文章過於簡略，現在補述一些前文沒有述及的內容，以供參考。

1962年秋，我持韋卓民先生介紹信，往淮海中路2068號拜見十力先生。去前，卓民先生囑告：「近年來，十力先生謝客來訪，他脾氣古怪，不知見不見你。」當我走上公寓大樓西側一座黃色小樓，在十力先生門上看到貼着一張信箋，紙已褪色，字墨尚濃。大意說，本人年老體衰，身體不好，請勿來訪。其中說到自己的身體情況十分具體。記得有面赤、氣虧、虛火上延之類的話。我懷着惴惴心情敲了幾下門，開門的是一位六十上下的人。這就是當時正為他謄寫《乾坤衍》的豐先生。他把我延至客廳，即持介紹信入裏間。等候了二三分鐘，十力先生從隔壁走來。他的身材瘦弱，精神矍鑠，雙目奕奕有神，留有鬚鬚，已全白，未蓄髮，平頂頭，穿

的是老式褲褂。我表示了仰慕之意。他詢問我在何處工作，讀甚麼書等等。這天他的心情很好。他的態度柔和，言談也極儒雅，聲調甚至近於細弱。當時我幾乎與人斷絕往來，我的處境使我變得孤獨。我覺得他具有理解別人的力量，他的眼光似乎默默地含有對被侮辱被損害者的同情，這使我一見到他就從自己內心深處產生了一種親和力。這種感覺似乎來得突兀，但我相信它。在我們往來的近三年內，我從未講過自己的遭遇，他也從未詢問過。直到他去世十多年後，我才從他的哲嗣世菩夫婦那裏得悉，十力先生對我的坎坷經歷和當時的處境十分清楚，並且曾為之唏噓。我是從我個人接觸來談自己的感受，我並不想以此推翻別人的另一種說法，如說他性格怪僻，脾氣不好等等。平心生前就向我提到一些事，我想他說的是事實。十力先生自己也向我講過，他在四川復性書院講學時和馬一孚發生的一次爭吵，儘管平時他們是相契的朋友，馬一孚還曾以瀟叟別號為他

所撰的《佛家名相通釋》署簽，為《新唯識論》寫序。十力先生師友弟子多稱他性格狂放，意氣自雄，認為他有一種懾服人的氣慨。他在自己著作上署名「黃崗熊十力造」，頗引起一些議論，因為在印度只有被尊為菩薩的人才可以用這說法，據傳他也曾經自稱「熊十力菩薩」。他在講學時往往意氣風發，情不自禁。有一次他與張東蓀論學，談得興起，一掌拍在張的肩上，張逡巡後退。諸如此類傳說，不一而足，使他在人心目中成為一個放達不拘的古怪人物。但他也有親切柔和、平易近人的一面，大概由於太平凡吧，很少為人述及。我以為不揭示這方面，就難以顯示他的完整人格。

我經十力先生允諾後，幾乎每周走訪一次。他身上有些神秘的東西，他在著作中曾記述，民國六年，他自武昌赴荊襄，參預守軍獨立。事敗，輾轉軍中，七年入粵。一日午睡，忽夢他的五弟繼剛陳屍在床，他不禁撫遺體痛哭，醒而淚痕猶濕。後離軍返鄉，始知五弟確已逝世。他認為夢是預兆休咎的，不能盡以變態心理去說明。我探訪他不久，有一次，他很認真地給我看相，可能他把這當作識人的一種方法，我覺得他的神秘主義是和儒家思想有距離的。我曾向他請教佛學，這時他已由佛入儒。在他起居室內，有三幅大字書寫的君師帖。一居中，從牆頭直貼到天花板上，上書孔子之位。一在右，從牆頭往下貼，上書陽明先生。一在左，也從牆頭往下貼，上書船山先生。他聽我要學佛學後說：「你學佛學做甚麼？現在沒有人學這個了。」據我當時理解，他並不是菲薄佛學，而是對我這種學不干時的態度有所感慨。但他是隨和的，同意我向他請教，並約定用通信方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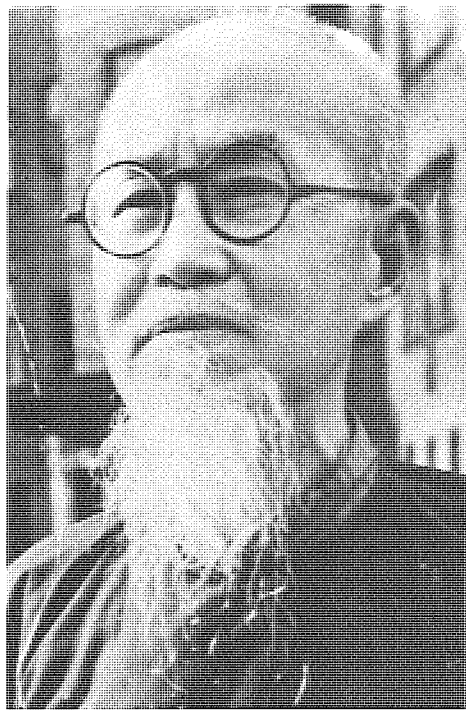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十力先生在人心目中成為一個放達不拘的古怪人物，但他也有親切柔和、平易近人的一面。

筆談。不久，他惠贈我戰前由北大出版的《佛家名相通釋》上下二冊。書已陳舊，上面還有他用硃筆寫的「仲光讀本」四字。書中有二處眉批，大概是他擬增訂的地方。現抄錄如下：

上卷六十四頁反面「無為法」，引《大智度論》，上有墨批：「無為相者，無相之相，此實無形無象，雖現為有為，而不可謂無為之相，即是有為。譬如水成冰，冰相堅固，不可說水相即是冰。」

上卷七十六頁「四諦」條，釋「集諦」義，原注「三界」一段文字，末句「一切煩惱及業，能為感苦之因，故說名集。」以硃筆加重點線，並在上端硃批：「感括一切苦果。」

書中另夾有一箋，墨筆書寫，大概也是作為以後改訂之用：

第八行，至第九行。法相是無着學，唯識是世親學二句，今改云。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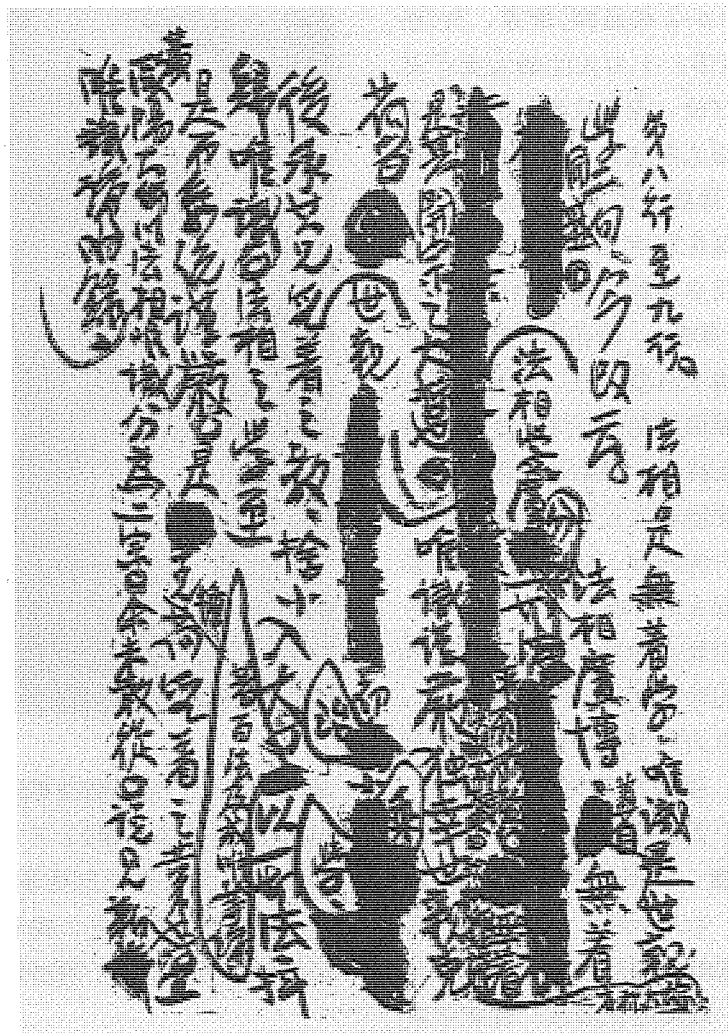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熊十力手稿

相廣博，蓋自無着開基。(法相學，廣分別一切法。平列而談，無着是其開宗大哲也。其根本大典曰瑜伽師地論，亦稱大論。)唯識謹嚴，獨幸世親克荷。(世親初治小乘學，後承其兄無着之教，捨小入大，著百法，成唯等論，以一切法攝歸唯識。法相之學，至是而系統謹嚴，是克擔荷無着之業也。宜黃歐陽大師，以法相、唯識分爲二宗，余未敢從，說見新唯識論附錄。)

讀了《佛家名相通釋》，使我深受教益。誠如先生在志其緣起的序中所云：「疏釋名相，提挈綱領，使玄關有鑰，而智炬增明。」我對先生近於魏

晉風骨、清新脫灑、機應自然的文字風格尤為服膺，書中警句至今尚可背誦。我曾向十力先生談到自己的讀後心得，認為書中所揭示的分析與綜會，踏實與凌空，四者兼顧而不可偏廢，誠為讀書要詮。我向他背誦了書中的話：「吾常求此於人，杳然無遇，慨此甘露，知飲者希，孤懷寥寂，誰與為論。」十力先生聽我說着，不禁領首微笑，表示了他的高興。十力先生曾向我講述他治佛學的艱苦，面對浩如煙海的內典，茫然無所措手足。曾有一個時期，他埋頭在明人的疏記中，廢寢忘食，而所獲甚微。他說這些話無非鼓勵我勤奮好學，但我由於怠惰荒疏，終未入門，深感愧疚。

十力先生學宗二王，現被尊為新儒學開宗大師。但他並不只重義理，而是兼綜踏實與凌空二義。據先生所下定義，所謂踏實者，乃「必將論主之經驗與思路，在自家腦蓋演過一番，始能一一得其實解。若只隨文生解，不曾切實理會其來歷，是則浮泛不實，為學大忌。」所謂凌空者，乃「擲下書無佛說，無世間種種說，亦無己意可說。其唯於一切相，都無取着，脫爾神解，機應自然，心無所得，而真理昭然現前。」這見解倘加細玩，必得讀書之要領。我覺得，十力先生在治學方面所揭櫫的原則：「根柢無易其固，而裁斷必出於己」，最為精審。我自向先生請教以來，對此宗旨拳拳服膺，力求貫徹於自己治學中。自然能否達到是另一問題，不過在我至少是雖不能至，心嚮往之。十力先生治學似較偏重穎脫超越一路，而對某些小節則不大注意。我曾向他請教禪法中的四等義，他可能年老記憶衰退，一時未能答對。在考據訓詁方面，十力先生常遭非議，人說他辨識真偽多出臆斷，任意改變古訓，增字解經。這些評語出自對他誠服崇敬的同輩或友人，不能說沒有一些道理。他重六經注我、離識無境之義，與現代詮釋學理論或有某種暗合，可能會受到讚揚。但我以為訓解前人著作，應依原本，揭其底蘊，得其旨要，而不可強古人以從己意，用引申義來代替。我並不反對詮釋者根據自己的時代經驗，以今度古，作出價值判斷。這在闡述古人著作時，甚至是不可或缺的。但原義的底蘊與詮釋者的評價，二者不可混淆。余英時先生曾以meaning與significance說明其間區別，是十分確切的。（但他對於兩者關係的論述，我礙難同意。）我覺

得十力先生所立的原則，即「根柢無易其固，而裁斷必出於己」，是精闢的，可惜他在實踐方面未能貫徹始終。不過，他對佛書的領悟，確有十分出色的地方，往往迴拔群倫，自成一家之言。他用心理主義去闡釋法相宗，就是一例。他所謂心理主義並不就是心理學，乃是說其哲學是從心理學出發。他從宇宙論（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）、人生論（以此心捨染得淨，轉識成智，離苦得樂）、本體論（即心是涅槃）、認識論（自心起執相貌，故初假尋思，而終於心行路絕，由慧解析，知其無實，漸入觀行，冥契真理）。這些闡發給我極大啟迪。他不是偏於一隅的專家，而是博學多聞的學者。他的興趣在多方面，自稱其學為六通之辟其運無所不在，如西諺所謂博識專精（We have to know everything about something and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）。有一次，他突然向我談到西方科學界的原子理論問題，他以為我正當壯年一定在這方面有些常識，孰知我茫然不能措一詞，深感惶恐。他不使我難堪，很快轉變了話題。他在早期就提出過治哲學者於中國、印度、西洋三方面，不可偏廢的主張。這是很有見地的。他認為「佛家於內心之照察，與人生之體驗，宇宙之解析，真理之證會，皆有其特殊獨到處。即其注重邏輯之精神，於中土所偏，尤堪匡救。」這些簡明扼要的話，真是說得十分中肯，迄今仍成為指導我的良箴。在我和他來往中，我僅向他請教佛學，幾乎很少涉及先生當時所服膺的二王之學。在這方面，我沒有好好鑽研，不敢妄議。我只能談談自己的一些粗淺的看法。十力先生早歲忿弔孔子，中期疑佛，最後歸宗大易。他曾對龍樹

的大雄大勇無所不破的精神深表敬服。由佛入儒後，一反已往，以大易立人極之旨對此加以批駁。他恪尊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之義，演大易翕辟成變之論，從而構成一完整的思想體系。我以為，不論他的哲學經過怎樣的發展與變化，其核心仍在「本心」這一概念。有的學者認為，十力先生的體用論出，乃一大轉變。由於他的體用論有攝體歸用、萬物真實之旨，於是說他「接近於唯物論」。但是，細察十力先生本心說之根柢，則不得不承認賀麟辨析明心章之明澈。賀評見於1947年，至今讀來，仍覺深遽有據。十力先生所謂本心，即仁，即生生不息、凝成眾物、而不物化、新新不已的「絕對本體」。這個剛健的本體（或本心）之顯現，如賀氏所說，「有其攝聚而成形象的動勢，名曰翕；有其剛健而不物化的勢用，名曰辟。所謂心物即是辟翕兩種勢用或過程。」一辟一翕，恆轉不已。心與物交參互涵，不可分而為二，而是一個整體的相反相成的兩個方面。十力先生既不承認唯物論，也不承認唯心論。賀氏稱他為汎心論者，庶幾乎近之。他認為有物即有心，縱使在洪荒時代，心的勢用即隨物而潛在。體用一如，心物不二，這就是十力先生哲學的真諦。他不墨守二王之學，而有所發展。他參照柏格森的生命哲學，而有所批判。他的哲學是稱得上為一家之言的。以上理解不知是否恰當，我以為這方面的研究尚待深入。

十力先生自居儒家，他像宋明儒者一樣，泛濫於佛老，反求於六經。他自稱其學為「玄學」，這並非一時興到之語。十力先生七十壽辰時，馬一孚贈詩有「蕭山孤寺憶談玄」。直到暮年，他對莊子興趣未減。他給我來信

時皆書齋名漆園，或漆園老人。他這樣偏愛莊子，我想可借用他論張江陵的一句話：「以出世態度做入世學問」來闡明。他雖然最不喜六朝清談名士，但從生活上來看，我覺得他頗有魏晉人的通脫曠達風度。有一次，我去訪問他，他正在沐浴，我坐在外間，可是他要我進去，他就赤身坐在澡盆裏和我談話。他不是性格深沉內向的人。他的感情豐富，面部常有感情流露，沒有儒者那種居恭色莊的修身涵養。卓民先生說，這次滬上相會，一見面他就號啕大哭，使卓民先生深覺不安。最後幾年，他無論在生理上還是在心理上，都受着老年人才有的痛苦的折磨。他和我談到自己的消化不良，常常便秘，成為他天天發愁的事。他未裝義齒，無法咀嚼，由豐先生為他煮一點爛麵軟飯，生活上照料得並不好。他向我說，離京前原想入川，可是董老勸他說：「年老了，還是和兒女住在一起好。」所以他到上海來了。世善承厚賢伉儷住處並不寬敞，條件也差。十力先生為了堅持寫作，住在淮海中路寓所，有五間房屋，可是親人都有工作，不能來照料了。我是在文革風暴前夕，最後見到他的。文革開始，就此音訊隔絕。1979年底我才平反，聽到他的去世消息，已經是他離開這個世界十一年了。

1991年8月18日於上海清園

王元化 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導師，著有《向着真實》、《文心雕龍創作論》、《文學沉思錄》、《傳統與反傳統》、《文學風格論》、《思辨短簡》、《文化發展八議》等專集。